

阮家儀 迷失光影間——藝文薈(黃子翔)

std.stheadline.com/daily/article/detail/2169045/日報-ArtCan-阮家儀-迷失光影間-藝文薈-黃子翔



阮家儀是次展覽不乏新嘗試，好像身後掛牆的「平行世界」系列。

曾在《新藝潮博覽會》、《Art Central》欣賞過阮家儀只此一家的光影裝置作品，印象難忘。她善以大量叫人眼花繚亂、似熟悉又陌生的塑膠玩具，砌出秩序，又捧起裝置，在轉盤上兜兜轉轉，光影閃爍，映照懷舊物事與場景，很難不叫人心動，有點像微型藝術，卻又喻意和創意更多。她在首個個展《時光機蕩失路》，啟動時光機，沿途指引，觀眾不會迷路了。

在阮家儀的《時光機蕩失路》走了一圈，宛如踏進她的夢幻遊樂園，樂而忘返。「這個裝置是會發聲的！」她就像一個小女孩，蹲在藝廊門口旁的點題作品《時光機蕩失路》前，動動機關，一架列車不僅駛動，還嗚嗚作響。「我是在夜冷鋪找到這架火車的。」《時光機蕩失路》主題是平行時空，這列時光火車，就在燈光投影下，於牆上映出兩個身影，時而分開時而重疊，呼應題旨，「我想讓不同時代的景觀交錯一起。」

六年前，阮家儀從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畢業後，參與一個油麻地社區創作計畫，到處搜羅輕工業產品，當中塑膠玩具的繽紛色彩最吸引她，配合燈光就更有趣，從此對這個媒介樂此不疲。上世紀八十年代，香港是輕工業以至玩具出口的世界重鎮，玩具既是香港的時代象徵，也是精神符號。「從玩具，到光影，映出香港Skyline。我想讓觀眾思考，從前的香港，怎樣成就今天的香港Landscape。」

她以塑膠玩具為創作「積木」，笑說自己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在發掘塑膠玩具。創作充滿童趣的物事，有個好處，「物色玩具很開心，自己也一起玩。」她最愛鑽進深水埗店舖，或舊式屋邨文具店裏尋寶，「有些包裝已經殘破不堪，是上世紀九十年代遺留下來的產物。」她特別提到，深水埗姨姨和旺角亞加力膠張生，簡直就是她的Technical Support，「我想找不同類型的燈，營造霓虹燈夜市的感覺，但有些型號的燈已不再出產，幸好深水埗姨姨，替我在倉底找到不少絕版貨。」她每遇奇難雜症，便找他們幫忙。她的創作涉及不少電子零件、機械操作，她笑言畢業時對機械「零認識」，「多謝深水埗鐵皮檔姨姨和叔叔的無限量支持。」

長年搜集懷舊塑膠玩具的她，現已存貨甚豐，做作品時想起要個怎麼樣的形狀玩意，她都手到拿來。「我在家中設置了一個轉台，每次創作，都會左試右試，看看不同轉法投出來的光影，是否我想要的效果。」

是次展覽，除了《璀璨4》、《時空IV》等其招牌式創作，還有掛牆的「平行世界」系列，叫人眼前一亮，這些「掛畫」同樣細緻，好像《平行世界—雀仔街》有鳥籠和雀仔，《平行世界—辦館》有鐵閘和衣架，又有《平行世界—電車軌道上的人力車》和《平行世界—雪糕伯伯》的人力車和雪糕車。她不一定以物件逐塊逐塊堆砌場景，而是結合投影，猶如皮影戲一樣，是否像真，還得靠觀者的想像。又如《平行世界—皇后碼頭》，「我以透明塑膠玩具砌海，玩具車零件則作為柱躉，細部還有欄杆、英式窗口、屋頂、旗仔。」這些香港場景，看起來就像點亮霓虹燈的璀璨城市，她形容是「消失與未消失之間」、「似有還無」。

還是對《浮城》印象最深，這個靈感源自西西《浮城誌異》的作品，宛如天空之城，給吊了起來浮上半空，仔細一看，真的有兩個人在「浮城」下方奮力扛起這座城市，「書中有個敘述很觸動我：人們很努力在營營役役地工作，讓城市既不上升也不下沉。」

受到社會動盪和疫情所創，香港這座浮城，有沒有「下沉」了？「許多港人或會感覺氣餒無助。」她想了想，說：「但這個時刻，卻見人們互助。我感覺到人與人之間的溫暖。」就是困足在家日久的觀眾，來到《時光機蕩失路》，覺得作品有趣，展露久違了的歡顏，她便心滿意足，「給大家苦中一點樂。」